



江津往事 尋踪

主办单位：重慶晨報副刊部 重慶市江津區作協

臨峰山上好風光

□ 羅藝



1 初見臨峰山

1985年冬，一個細雨紛飛的日子，我從江津德感壩搭乘長途汽車上臨峰山。車窗外雨水與白霧交織，模糊了遠方的景致。只能憑感覺，判斷上山的連續不斷的Z字形盤山公路，崎嶇、險峻、陡峭、泥泞，汽車馬達轰鸣着，一車人等，隨着車子的搖晃，昏昏欲睡。

經過一個多小時的跋涉，車子艱難地爬上了山頂。山頂上，霧靄籠罩四野，旱田里雜草叢生；一汪薄水的冬水田，明晃晃地反射着水光。下得車來，腳上的一雙軍用解放鞋，很快被鄉場場口的爛泥巴吞沒。披着蓑衣、戴着斗笠、裹着塑料雨披的鄉民，或趕場，或擺攤，在路邊或蹲或立，吸着旱煙，擺着龍門陣，打望着過上過下的路人。鄉場稍顯蕭條。豬糞味與毛把煙氣味刺鼻，“你談”“他談”的乡音，此起彼伏。

上山前，打聽到坦克團剛剛調離。一個從川西方向轉輾而來的分隊，進駐了坦克兵們留下的營房。按照首長指示，作為營部文書，我需要第一時間上山，摸清這個已歸屬我部的“實力”。

離開場口後，我往鄧家屋基方向步行。路上盡是爛泥污水。經由飛馳而過的貨車、客車碾壓，公路變得坑坑洼洼、凹凸不平，道路邊的茅草棚子、行道樹干和低矮的闊葉林上，濺滿了渾黃、灰白的泥漿。遠遠地，可看見田壟上冒雨放牛的老人，能聽見村狗的狂吠、雞鴨的驚叫，農舍上的炊煙，在霧靄中隨風飄舞……淒風苦雨撲面，好一處苦寒之地。我建立了對臨峰山的第一印象。

一年過後，營隊完成任務，歸建臨峰山。全營分散宿營在鄧家屋基、塘灣、雙堰塘、龍井等地。我所在的營部，暫時駐紮在鄧家屋基。此地原本是坦克團團部。新建的樓房剛剛竣工，個別平房還未來得及安裝門窗，營

院的綠化還是空白。整編的命令下達，一夜之間，坦克兵們聞令而動，不知去向，空留下團部門前長達千米的爛泥壕溝和兩堵石砌堡坎。集群坦克駛過後留下的深深車轍，無聲地告訴我們那些遠去的前塵往事。

2 建功臨峰山

從施工轉入戰備，軍營生活步入正軌。一天，在長滿雜草的操場上，一位經得允許進入營區的照相師，借來一支沒有裝子彈的沖鋒槍為我們拍照。已當兵兩年的我，頭一回見到了真正的沖鋒槍。在營長的指導下，我們扎緊腰帶，端槍瞄準，擺出射擊姿勢留影。到了傍晚，我與通信員一起，穿過偌大的操場，朝門前的堡坎走去，一邊哼歌，一邊遠望夕陽西下的鄉場……

很快，接到了軍校錄取通知書。喜從天降。我樂滋滋地跑進空寂無人的團部大樓，把大紅的通知書左看右看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這是真的嗎？！

在接下來漫長的軍旅歲月里，我一次又一次離開臨峰山，又一次次回到臨峰山頂上。“身份”也在不斷變化，從文書，到參謀；從副職，到主官；從學員，到統領近百人的工兵營長……在臨峰山，我與戰友們站崗、執勤、出操、集會、學習、訓練，把人生最美好的青蔥時光，留在了山頂上。

1989年末，部隊從雲南執行任務歸來，實施工程裝備管理“三化”達標。我們以原坦克庫為基礎，修建大型機械庫和修理間。為此，我去往軍區領取施工藍圖，編制工程預算，與一位甘肅籍老兵一起，駕駛着大型推土機，從重慶預制廠運來超大型砗蓋板。施工結束後，我冒着酷暑，爬上腳手架，用十多桶紅黃油漆，親手完成了庫內的大幅標語書寫。

非常榮幸，兩次在山頂上參加師集訓隊學習，進而走進集團軍參謀比武競賽場，並以優異的成績榮立三等

功。集訓隊的氛圍真好啊，教員素質過硬，認真教學；學員團結互助，不耻下問，成績快速提高。那一天，在和尚坡射擊場，我與防化參謀任偉學習之餘互相拍照，留下了以臨峰山為背景的珍貴照片。一輩子也不會忘記，那收穫過後的田野，是我們訓練的“天然靶場”，槍聲陣陣，記載我們激情燃燒的日子。於個人來說，兩次將近半年時間的集訓，學習了現代化條件下的合成作戰理論，戰術標圖、手槍射擊、軍事地形學課程，讓我小小地驕傲了一把。集訓隊領導、某紅軍團團長劉義學望着我們說，你們真年輕啊，再過些年，你們這批參謀裡面，將出現好多團長、師長，甚至將軍。當時我還以為領導在開玩笑，沒料到後來的實踐，真的就應驗了劉團長的預言——臨峰山參謀隊，除了我們幾個兵種參謀“不夠爭氣”外，真的出現了一批軍師團級的領軍人物。

在臨峰山，我隨領導蹲點連隊，榮幸地見到下基層視察工作的總參首長韓懷智將軍；與總部來江津指導工作的陳亮英大校、趙越中校同唱一首歌、同吃一鍋飯；在教導隊大操場臨時搭建的舞台，零距離欣賞總政話劇團魏積安、林達信等明星的小品表演，演員與士兵合唱《我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》；盛夏時節，帶着工兵班長骨干集訓隊，在山野間模擬攻防戰鬥，實彈突擊，槍聲陣陣，硝煙瀰漫，一派火熱的戰鬥景象……臨峰山上好風光，實在是一處安靜的學習地，是一處摔打營隊、淬煉戰力的絕佳練兵場。

儘管如此，前前後後、斷斷續續的十年相伴，我對苦寒之地的印象沒有多少改變。據說是山下開挖小煤窑的原因，地下水流失了，臨峰山上一直缺水。官兵們的生活用水極其艱難。為解決洗澡問題，我曾帶領戰友們自建蓄水池，從山上引來山泉。然而所謂山泉，水質含鹼量異常超標。記得是一位來隊蹲點的領導，親自從水池中取水送去化驗，才引起了有關部門的重視。臨峰山上，從此安裝了自來水管，修建了洗澡堂子，基本解決了官兵們的喝水與洗澡問題。

3 回望臨峰山

時光如電，白駒過隙。帥鄉江津，早已由縣改區，隨着新時代新征程的節律，即將融入重慶中心城區。那臨峰山上，還是道路不平、信息不靈、電燈不明、水還常停嗎？非也。

前些天，我讓兒子駕車，專程去了一趟第二故鄉。除了山勢、地形大體未變，臨峰山的生存與生態環境大為改觀，道路全部硬化，森林蕪蕪，群猴出沒。昔日的缺水之地，修築了一汪碧波蕩漾的高山大湖。場口處，“雙擁模範縣”紀念碑高高聳立。老鄉說，您可別小瞧我們這鄉畚畚，因為遍種生薑，搞多種經營，家里存款幾十上百萬的，多的是呢。

徜徉在留有我青春記憶的臨峰山，小有遺憾的是，解甲歸田多年的我，再也不能進入戒備森嚴的營區。我與兒子，只能遠遠地駐車，遠望一下我曾經的宿營地，思念過往，聊以慰藉無盡的“鄉愁”。快四十年了，多少軍中舊事，早已隱入塵煙。我親愛的首長和戰友，臨峰山上風光好，你們可還記得那里的日日夜夜？

（作者系重慶市金融作協主席）

（上接09版）

毛澤東第三次到特園，是9月2日中午。張瀾以民盟中央名義邀請，毛澤東與周恩來、王若飛出席在達觀樓舉行的私宴，沈鈞儒、黃炎培、鮮英、章伯鈞、羅隆基等陪同。毛澤東暢飲特園家釀酒十分盡興，高興地說道：“這是‘民主之家’，我也回到家里來了。今天，我們聚會在‘民主之家’，今後共同努力，生活在民主之國。”宴會上，“毛澤東反復強調‘和為貴’，並同沈鈞儒談健身運動，同黃炎培談職業教育，同張申府談五四運動往事。”【注：摘自《毛澤東年譜》（修訂本），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】宴畢，鮮英拿出長女鮮繼楨的紀念冊，請毛澤東題詞留念，主席揮毫題寫“光明在望”，勉勵大家“道路儘管曲折，前途甚是光明”。

毛澤東第四次到特園，是9月7日晚。在周恩來和

王若飛等陪同下，毛澤東出席馮玉祥在特園康莊的私宴。國府憲兵司令部的《動態》對赴宴時間、地點、人物均有詳細記載：“下午7時30分毛、周、王及王炳南同乘2832號車及隨從5645號吉普車往康莊晤馮玉祥，約廿分後即乘原車返桂園，又於八時許乘原車赴馮之歡宴”。

毛澤東第五次到特園，是國共談判進入關鍵期的9月15日。當天下午，毛澤東與張瀾在鮮宅達觀樓長時間密談。《毛澤東年譜》詳細介紹了有關內容：毛澤東告訴張瀾，“關於承認黨派合法地位、保障人民自由權利、召開政協會議等項大致獲得協議，國大代表問題尚待繼續磋商，目前症結在軍隊數字和駐地、解放區政府和區劃兩大問題，蔣介石在美國支持下運送兵員，名為接收，實為準備發動內戰。”張瀾建議將兩黨談話問題公之于眾，毛澤東欣然同意。張瀾遂連夜趕寫《給國共兩黨領袖的公開信》，9月18日在重慶《新民報》和成都《華西晚報》同步發表。

毛澤東第六次到特園，是9月22日晚。重慶談判期間，毛澤東曾在桂園舉辦茶話會款待工商界。為互相加深了解，“鉛筆大王”吳羹梅聯絡胡厥文、李焯塵、吳蘊初、胡西園、章乃器五大工商名流，共同具名在特

園宴請毛澤東。當晚，毛澤東偕董必武、王若飛，出席在鮮宅達觀樓舉行的私宴，席間氣氛輕鬆活潑。晚年，吳羹梅特別強調是借用“特園（鮮特生住宅）宴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同志”。（見《鉛筆大王——吳羹梅自述》，中國文史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）

“特園見證了中國從‘民主之家’走向‘民主之國’的光榮歷史。特園也因此沉淀了深厚的統戰文化與歷史底蘊。”那麼，歷史為何選擇了特園？隆准認為，這與鮮英誠信為國家為民族的大德有密切關係。

1925年9月，劉湘打敗楊森以後，任命鮮英為師長，兼任江巴衛戍司令，駐防重慶。1933年春，鮮英與張瀾代表劉湘赴廣西與李宗仁、白崇禧商量反蔣抗日，為後來的“紅桂川協定”的簽訂奠定了基礎；1937年在成都鮮英與張瀾、鍾體乾代表劉湘，與中共代表李一氓簽訂聯合抗日反蔣的秘密協定，劉湘資助紅軍20萬元銀圓，大批物資運送陝北；國共合作時期，中共代表團進駐重慶，鮮英不顧國民黨威脅，向周恩來承諾“一願意，二不怕”。特園遂成為民主人士大本營，也成為共產黨重要的活動場所。

“正是曾外祖父多年來的言行贏得了共產黨的信任和尊重，所以才會有毛澤東‘六顧特園’的故事，特園才會留下如此多的傳奇。”隆准說。

（作者系重慶市新聞媒體作協副主席 圖片由作者提供）

